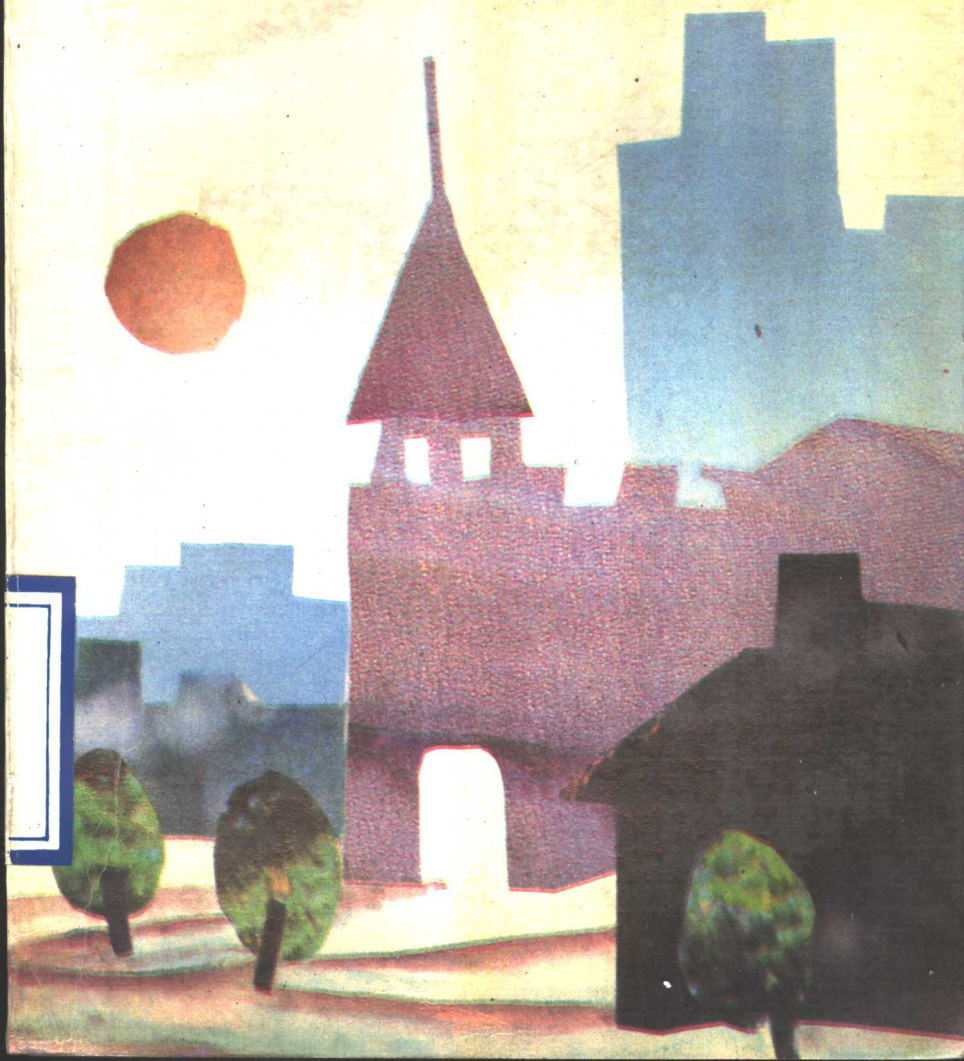


红褐色别墅

曹建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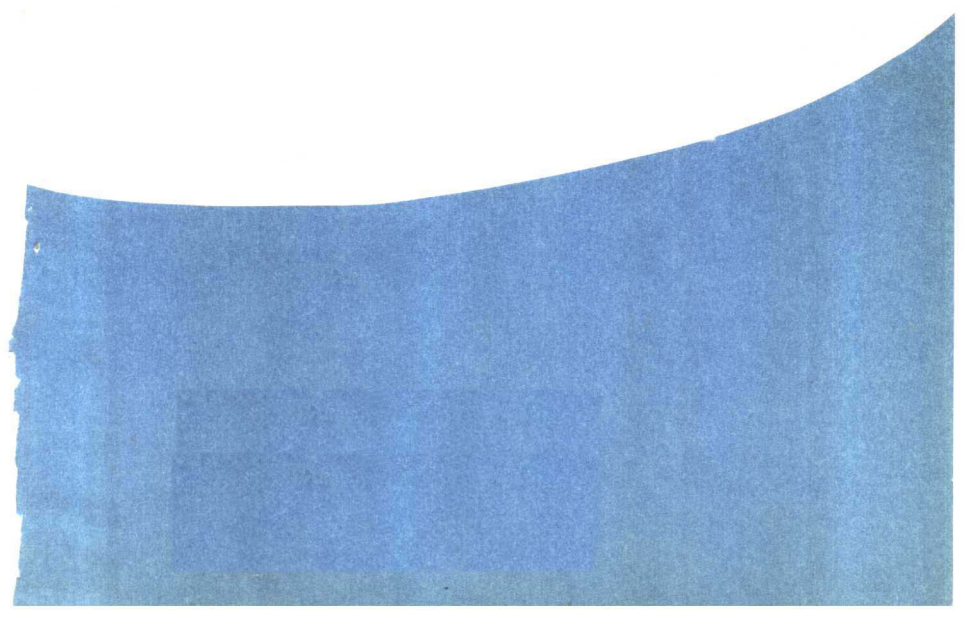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红褐色别墅

曹建勋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红褐色别墅

曹建勋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仙桃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插页 200 000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5354-0335-2

I·289 定价: 3.80元

内 容 提 要

举世瞩目的深圳。

一位大陆青年与香港小姐戏剧性的悲欢离合，引出一个纷纷世界。港商、外国财团代理人、海洋石油勘探工作者、企业家、大学生、“三资”企业职工、议员、家仆、保镖、官私倒爷、风尘弱女，阴差阳错，相成相撞。

金钱是这里的上帝，“真诚”只不过是信徒们用来施展虚伪的、障目的“茶色玻璃”。爱情、婚姻也难于超脱“地位、背景、生意”构造的、黑三角似的枷。而生活底层的人们在艰难地承受人生阵痛时哼起一支幽怨而深沉的歌：太阳晒过，星光洒过——道路，道路……

人 物 表

何 强	南海东部石油公司青年助理工程师
野 兰	香港小姐、深圳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学生、何强的妻子
何 干	中美岩芯有限公司岩芯分析鉴定专家、何强之父
玉 琼	蛇口工业区机关办事员、何强之母
葭 葭	日本三洋(蛇口)厂工人、后为蛇口工业区工会干事、何强之姐
郑 彬	医士、葭葭的丈夫
小宝宝	幼儿、葭葭之女
赵振汉	香港赵氏实业(蛇口)有限公司老板、野兰之父
赵陈丽君	香港某区议员、野兰之母
海 女	野兰的乳母、赵府的家仆
胡 鸣	赵振汉的生活秘书、司机兼保镖
方 辛	企业家、深圳蛇口工业区领导者
C 总	企业家、南海东部石油公司总经理
柴 总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
伯特莱特	英国 BP 集团总部总裁
戈 敦	英国 BP 集团总部项目经理
泰 昂	英国 BP 集团总部技术经理
哈 丁	英国 BP 集团中国部总裁
刘 飞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派在 BP 钻井平台反承包的司

钻、后为蛇口工业区南海石油服务办公室干部

欧阳海水 外号“高个子”、在 BP 反承包的井架工

李明高 外号“方脸盘”、在 BP 反承包的钻工

陈国光 外号“狮子鼻”、在 BP 反承包的钻工

吕 莉 蛇口西南饭店女侍者、“高个子”的妻子

林 玲 深圳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学生、野兰的好友

方 奇 香港银行老板的公子、深圳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学
生

朱局长 外号“官倒专家”、某省外贸局长

朱 栋 外号“官倒相公”、朱局长的儿子

“二十一” 风尘女子

目 录

第一章	潜意识不得安宁·····	1
第二章	碧涛苑对话·····	23
第三章	正是那棵棕榈·····	33
第四章	茶色的梦·····	43
第五章	商业街头·····	50
第六章	意 外·····	63
第七章	C 总备忘录·····	79
第八章	历史与现实交叉·····	89
第九章	OK! 大海 ·····	109
第十章	光照观海阁·····	129
第十一章	这家与那家·····	151
第十二章	新潮人物·····	170
第十三章	起 跑·····	186
第十四章	心事茫茫·····	194
第十五章	不给历史再留遗憾·····	205
第十六章	香蜜湖之夜·····	214
第十七章	海底在燃烧·····	223
第十八章	怪 影·····	236
第十九章	怎么办? ·····	247
第二十章	玻璃台面上的小鸟·····	259
第二十一章	爆炸性新闻·····	266
第二十二章	拂 晓·····	282

第一章

潜意识不得安宁

直到后来，青年助理工程师何强在广州白云机场登上中国民航飞机的时候，情不自禁回首南望，忆起深圳经济特区那个蒙着传奇色彩而又永远不会重复的夜晚，那个梦幻般扑朔迷离、困惑难解的纷纷世界……

年当风华正茂，那种不期而遇的事情虽属偶然，却是人生难得的经历，青春岁月一个激荡心灵的乐章。

人的缘分实在难以琢磨。本来天各一方的男女，然而受着不可思议的规律的支配，仿佛有根肉眼看不见的红绳儿，牵着彼此互相接近，互相吸引，高山大海隔绝不了，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于是，两个素昧平生的异性，一旦萍水相逢，就立刻情投意合，犹如两条小河朝一处汇聚那样，先是交叉、相迭，直至融为一体。

何强一想起这种情景，耳边马上象是响着克莱德曼的钢琴乐曲。这风靡于世界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抒情旋律，不能

不令人意醉神怡，心乱魂飞。

他张开了双臂，好象急待拥抱什么。或许是那命运之神，正一步步向他走来，走来……

命运之神啊，人生的主宰者！你是这样不可捉摸。你人不知，鬼不觉，静悄悄，急匆匆。你想把阅世不深的年轻人引向何处？是太阳，云霞，花海，草原，还是彗星，迷雾，沼泽，冰川，或者你亲手设置的一条条人生隧道……

黄昏，朦胧而又诱人。

苍苍茫茫的暮霭，弥漫在深圳湾上空，又浓又密，几乎伸手可以捧住，好象阳光抚摸过的海水那样温暖。从香蜜湖渡假村传来的威猛音乐，强烈，刺激。暮霭被音乐的洪流冲击得颤动，发抖。

“真棒！”何强兴致勃勃，加足雅马哈的马力，在通往香蜜湖的柏油马路上疾驰。

渡假村大门，人如潮涌。他习惯地翕动鼻翼，嗅着空气中的味儿。花香、粉香之外，还有从健美的肌肤生发出的甜馨气息。他心里不禁为渡假村的名儿冠上“香蜜”二字叫绝。

他象往常一样，一不去坐悬空的“过山车”，二不玩“空中飞龙”，也不观光楼台亭榭、湖景池色。他利索地将雅马哈寄存停当过后，径奔人造沙漠。他喜欢沙漠驰车游乐的威武、豪迈、洒脱，更爱体验“物以稀为贵”的猎奇心理。人就这样怪，住在沙漠边缘的，世代代都在浴血流汗，防范沙漠向四周扩展，侵吞绿洲。而生活在绿色世界的人们，却不惜花钱，有意制造一汪沙海。

从何强旁边擦身而过的一对对青年男女，都面带笑容。

他下意识地猜度他们友情的深浅，是同学，同事，还是先同学、后同事？或者这些都不是，仅仅因为某种机缘才相互认识、约会。生活的维妙犹如海底的奥秘，谁能一望而知呢。

“哎哟……”一位女郎哈着腰握住穿着高跟鞋的脚。

何强听着尖叫声，触电似地反应过来，原来是他急匆匆朝前赶，踢着了女郎的脚后跟。这还有啥说的，只好连忙赔不是。女郎旁边一个男人却不由分说，象要把何强一口吞下似地冲上来：“你没长眼？！”

女的直起腰拉了男的一把：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吼啥！”

男的立刻转为笑脸，挽起女的胳膊，又说又笑地走了。

何强这才注意到，吼他的这个男人长得五大三粗，穿着一件仿化纤西服和窄瘦发白的牛仔褲，粗壮的两腿似乎要把褲管的针脚绷开来。女的恰好相反，比男的矮一头，又很瘦弱，宽大的蝙蝠衫象挂在十字架上面。男的微微欠着身挽着她，就象臣仆搀扶伊丽莎白女王。那恭顺的眉眼，又真诚，又自然，好象为了养成这副仪态，曾进过拜倒女性协会之类的培训中心，受过标准化的严格训练。

他望着这一男一女，立刻联想起姐姐蓓蓓和姐夫郑彬那对活宝。

就在举家迁来特区不久的一个傍晚，蓓蓓开门走进客厅，一屁股跌进三人沙发。

“郑彬在家吗？”蓓蓓大声问。

“在。”从厨房里传出的声音。

“你给我把自行车扛上来！”

郑彬这时正在和面，准备包饺子。他连忙搓着双手，弄

掉沾在手上的面粉。然后，又打开水龙头冲了冲。

“你聋了？！”蓓蓓嫌郑彬没有应声走出厨房。

郑彬不哼不哈，刚把自行车推到前阳台，支起脚架，蓓蓓立刻又发出一道指令：

“给我打盆洗脸水，别忘了把盆洗干净，水也不要太烫。”

从郑彬的脚步声都听得出，他又恭恭顺顺照办去了。

何强再也按捺不住，撂下手里的《沙特林那计划》，从卧室蹦出来，喝住郑彬：

“别给我们男子汉丢脸，你也刚下班，蓓蓓又不是缺手少脚……”

“你狗咬耗子，管到哪门了！”蓓蓓刷地站起，指着何强的鼻子吼叫，“你不让他打水，那你给姐姐打去。你这个男子汉也该锻炼锻炼……”

何强把手一隔，本意是想拨开蓓蓓指着她鼻子的手指头，不料用力过猛，把穿着高跟鞋的蓓蓓掀倒在沙发上。

“好啊，你翅膀硬了。姐姐协助爸爸、妈妈供给你上大学供给错了，居然打起姐姐来了。”

蓓蓓又哭又闹，客厅象开了锅。

郑彬急得直搓手，不知如何是好。直到父母亲回家，哭闹才平息。

“热的，你揩揩脸。”郑彬象五星级酒家的侍应生那样，双手把毛巾递给满面泪痕的蓓蓓。而对何强的打抱不平，似乎压根儿没放在心上。

何强想，当今如果不是有些男人表现出这种拜倒石榴裙的奴性，那些骄娇二气十足的女人，也许会真正懂得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确切内涵，变得娴淑、崇高些，给家庭带来

互敬、互爱、和睦、愉悦和幸福。或许是自己过于天真，还不了解夫妇、家庭与社会，不知道那男不欺女、女不压男的完美道德还没有形成，有些人的尊严不能不受另一些人践踏。

夜幕犹如黑厚的巨幅金丝绒从天空直泻而下，但它遮挡不住香蜜湖这片现代化渡假村的灯光。这里华灯四照，明亮如昼。一排排树荫，一片片花影，一个个游乐场所，交织如画。音乐在变化着曲调、旋律，时而象瀑布飞流，时而如山泉滴石。每当狂魔似的乐曲响起，人潮仿佛被激荡得颤抖。

人造沙漠这边格外空旷，且带着几分野性。从无数金黄色沙粒反射出的强烈光波，在大地毫无阻拦地流淌。

铝制售票亭，象屹立在沙海里的珊瑚岛。亭前，聚集着一大群年轻人。这些人，来陪伴的不少，看热闹的更多。真正想借沙漠驰车锻炼勇敢、灵敏和提高驾驶摩托的技能，或在恋侣、朋友面前露一手的，正在争先恐后地购票。

何强望了望售票亭窗口的牌子。票价跟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一样：按时计价，每玩十分钟港币三十元。

他摸了摸口袋，工资当中包含的百来十元港币，眼下只剩四枚五元一枚的硬币了。他后悔花钱缺乏计划性，多留两枚就好了。同时埋怨自己做事太草率，来香蜜湖之前没有掏一掏口袋。这还有啥可说，今晚只好当看客，眼睁睁地望着人家扬眉吐气。

他的目光漫无目标，几分失望地朝购票者的面孔掠过。如果遇见个熟人，那该多好。可是这多小伙子，竟然没有一个认识的。他发现买票的人里面，有一位虽然是男性装束，也穿着摩托衫，但脸部柔和的线条明显地勾画出了女性特

征。

人们前推后搡，把何强挤到了这位买票人的身边。不见喉结的颈项，嘴上淡淡的口红，都使何强确信这位是个女性。他心里一动，说不清是惊讶，还是崇敬。他在平直的马路上，有时倒碰见个把摩托女郎，而女人参与沙漠飞车这种惊险游乐，他还是第一次遇着。于是，他带着几分好奇心理，观察这位女性的一举一动。

她举着一张百元票面的港币，夹在人群当中，想买而又不跟人家争。眼看她要买上票了，冷不妨被背后的人伸过手抢了去。待她又要买上，又被后头的人抢去。她依然挤在人群里，似乎非把票买到手不可，使人觉得她勇敢、坚定，又有几分度量。

几个醉醺醺的年轻人挤了进来，嘴里喷着刺鼻的酒气的同时，说着粗俗扎耳的俏皮话。他们发现这位三番五次没买上票的是个姑娘，一个蜻蜓脑袋、满头黑发的高挑个子立刻走过来，滑稽地向姑娘欠了欠身，说：

“这钱省下买件香港时装吧。想威风，我带你……”

姑娘后退了一步，盯着对方那双醉眼：

“先生是港币不够数吧，要多少？噢，这都给你。”

“小娘们，嘴小气还挺粗呢，”高挑个子青年伸出瘦长胳膊挡住姑娘举着港币的手，“算你有几张港币，今几个可只买得上站票。”

姑娘满不在乎，把高挑个子的胳膊一拨：

“先生识相的话，那就请你滚远点。”

高挑个子愣啦：堂堂男子汉，叫一个纤弱女人当众侮辱了。该如何挽回脸面，不让哥们说自己没脊梁骨呢？他松了

松领带，捋了捋衣袖，想着挽回败局的招儿。

“哼！好个千金小姐！象你这样的娘们，我可不是第一次领教。”高挑个子一把揪住姑娘的胳膊，“我看你有多大能耐……”

姑娘再次拨开那瘦长的手：

“滚远点！别妨碍我买票。”

“哈哈，我明白了。小姐喜欢的是小白脸，头发还带着卷儿的。”高挑个子硬把姑娘朝旁边推，“那就快到别处找去！”

何强见高挑个子这样戏弄女性，觉得太卑劣，决定让他懂得点什么叫公道、文明，于是挤上前去。

“识相点，你要把她推到哪儿去？她是在给我买票。”

何强满以为这一手会使这位陌生姑娘顺风张帆，从高挑个子的无理纠缠中解脱出来。然而，姑娘不买他这个账。她两手朝胸前一叉，晶亮的眼珠滴溜溜地一转，嘲讽地说：

“哟，半道上又冒出个活菩萨啦。你凭什么认为是给你买票？”

“说的是嘛，脸蛋儿虽然白花花，但头发还缺卷儿呐，”高挑个子奚落着何强，同时朝那两个跟他一起来的哥们挥了一下手，把满腔羞怒一古脑儿转到何强的身上，“你吃撑了，想替死？”

哥们马上向何强围拢来。

何强眼看众寡悬殊，不由地后退了一步。而哥们紧紧跟上一步。何强又退一步，哥们又跟上一步。何强心想，如果再退，连这位陌生姑娘都会笑他，“亏你是个男子汉……”于是，他心一横，叉开双腿，两手插腰，喝道：

“你们想动手不成？”

“瞧你这熊样儿，”高挑个子吼着，“经得起咱哥们一人一个小指头，算你有种！”

“请大家作个见证啦！”何强央求着围观的人们：“谁先动手，请谁进公安局。”

“进就进，”一个长着狮子鼻的小年轻头一个冲上来，“先要你尝尝哥们拳头的滋味……”

“你给我靠边！”何强顺手推开了冲上来的小年轻。而这个年轻人却破着嗓子嚎叫开了：

“他打人，他打人……”

围观的人们一阵哄笑。

高挑个子皱起了眉头，心想，“真丢脸！”他嘴巴一咧，示意身边的方脸盘上。这位汉子颇有一副举重运动员的强壮身架。他把叼在嘴上的大半截“万宝路”，狠狠地朝地上一扔，慢吞吞地朝何强走来。他突然收步，刷地一拳，就把何强打翻在人造沙漠上头。

何强费好大的劲，才用胳膊肘和膝盖头撑起身子，感到眼花、耳鸣、额头火辣辣地发疼。他怒从胸起，咬着牙站了起来，象发疯似地朝方脸盘逼近。待要接触到这汉子，他蓦地调转头，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高挑个子。他搬出从武打片上学来的武艺，一脚踩住高挑个子缀着金属装饰的棕色皮鞋，叫他无法逃脱，然后用头顶猛地朝对方的下巴颏一撞，同时双掌使劲推他的胸膛，高挑个子象根电线杆一下子栽倒了。狮子鼻这时也学着用脑袋来顶撞何强，可是被何强一拳击着了后脑勺，双手抱着脑袋惨叫起来。何强一不做，二不休，抢步上前，紧紧揪住方脸盘的衣领。

人群乱了，喧嚷、咒骂，搅成了一锅粥。骑着三轮摩托

巡逻的民警奔驰过来，哨声吹得震天地响。

“你还不快逃！”是谁在何强的背后喊了一声，同时推了他一下。但是他没有来得及逃走，当场被民警逮住，双手铐上了。

何强哭笑不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在家里，为姐夫打抱不平，姐夫不领情。在公共场所，想给一个陌生女人解围，更糟啦，竟然尝到了戴“新式手表”是什么滋味。正在这时，他和这个陌生女人的目光恰好相遇。对方似乎在忏悔，不该不买他的账，流露出了抱歉、怜悯的神色。

“活见鬼！我遏止那伙酒鬼的卑劣行径，难道是为了博得一个女人的怜悯……”

围观的人们，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心情都有。有幸灾乐祸的，有咒诅这帮年轻人伤风败俗的，有给民警出主意的。

“噫！就是为那个娘们，争风吃醋，打得鼻青眼肿。活该！”

“我的天爷，流氓阿飞怎么抓不尽，关不绝！”

“判他们五年、十年！”

“……”

一个民警干部模样的人物出现在人丛里。他松开领扣，用手帕揩了揩脖子上的汗水，又扣上了领扣。看样子是闻讯特地赶来现场的。他扒开挡着他的几个人，走到四个铐着手铐的青年跟前，用严厉的目光扫了一眼，叹息了一声，“唉！……”他转过身，指着民警旁边那个穿红摩托衫的姑娘：“是因为你打起的吗，请你说说当时的情况！”

“情况？”姑娘望着对方审视的眼睛，大方而又非常自然地一笑，“太简单了。”她不慌不忙走到何强的身边，拽了拽何强的衣袖。说，“这位先生是我的丈夫。他喝了酒，还要玩摩托，我不肯给他买票，他硬要我买，嘴巴还不干不净。那几位年轻朋友误会了，认为是说他们的，于是吵开了。情况就这些，不信，请您去问售票小姐……”

民警干部模样的人物摇了摇头，“唉！要在前两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他训完话以后，就让民警把铐着手铐的四个年轻人全放了。

自认何强是她丈夫的姑娘，赶紧拽住何强的手冲出人群，边冲边喊：“你这酒鬼，还不赶快跟老娘回家……”

“哈哈……小丫子福气不浅啦，养了这么大个酒鬼……”看热闹的人们在哄笑。

“如今男人都害‘妻管严’啦，哈哈……小姐得给他点厉害瞧瞧……”

“谢谢各位的关照，我会把他训练成小绵羊的。”姑娘拽着何强，若有其事地边小跑边说。

他俩跑到摩托寄存处。何强骑上雅马哈带着这位陌生姑娘，赶紧离开了香蜜湖。

路过荔园的时候，姑娘用空心拳朝何强的背部轻轻地一搯：“我说酒鬼，该歇下来喘喘气啦……”

荔园一片碧绿。他俩来到一棵树干稍微倾斜的荔树下面。低垂的枝叶，触及到了他俩的头顶。两人都勾着头，半晌无语。香蜜湖那边威猛音乐的旋律，依然听得一清二楚。

何强抚弄着荔树的枝儿，问：“小姐，你怎么敢那样宣布？”